

442

1266

163

20世纪末争议文学代表作品之九

醉眼中的世界

冯牧 柳萌 主编

王白 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编者的话

“五四”以来，引起争议的杂文以及参加争议的杂文，时时处处可见，用足以汗牛而充栋形容其篇章之多，大概也不为过。但欲从中精选四十万字，又要求“有一定代表性，作品本身及争议影响比较大，对今天的文学发展仍有一定的意义者”，却决非易事。

现在穷半载之力，终将这本书献请读者面前了。其所以旷日持久，除因搜求费时外，主要是因为在编选过程中，选录哪些杂文，编成什么样子，是颇费周折，经过了几次反复的。

终于确定了集文出题。以题选文的办法。

杂文引起争议有自己的特点，即参加争议的并非一般的理论文章，大多也是杂文。而参加争议的杂文往往又引起新的争议，环环相扣，连绵不绝，形成“连环套”，因为一次争议只选一篇，而由编者介绍其他，就不如将引起争议的和参加争议的双方或多方的主要文字，一并录载了，不但大致可窥全豹，而且可以就此向读者提供一些平常难见的资料。例如，围绕“费厄泼赖”问题，我还选了林语堂和鲁迅开玩笑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和钦佩鲁迅远见卓识的《打狗释疑》。又例如，鲁迅曾指梁实秋为“乏走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梁实秋亦曾指鲁迅为“乏牛”，大概就不太为人知了。又如，人们都知道鲁迅

驳斥徐懋庸，却不大清楚鲁迅原本是很器重徐懋庸的，而鲁迅逝世，徐懋庸有沉痛的挽联和悼念文章。类似情况，书中多有，读者诸公一读便知。

至于怎样编排，我几经斟酌，采用了一专题带出一组杂文的办法。纯粹理论文章当然不在选录之列，但带有明显杂文特点的，则视必要亦有收录。专题的决定，大致是两类，一为围绕重大政治、社会、文学问题，二为围绕杂文本身性格功能及发展问题。而这两者又必须是在今天看来仍是值得重视的。

读者诸公可能认为，还有若干由杂文引起有杂文参加的争议，应入选本卷而未入选，我想说明的只是：一、篇幅字数有限制，许多争议，只能割爱；二、编者功力不厚，视野不阔；三、当然也有见仁见智的问题；四、其他。谨先向读者诸公告罪吧！

1995年5月15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上 (一)	
陈西滢：闲话	(1)
鲁 迅：并非闲话	(4)
鲁 迅：我的籍和系	(8)
仲 摥 (李四光)：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	(11)
陈西滢：闲话	(14)
鲁 迅：“碰壁”之余	(17)
陈西滢：闲话	(21)
陈西滢：闲话	(23)
鲁 迅：并非闲话 (二)	(28)
陈西滢：闲话	(31)
鲁 迅：并非闲话 (三)	(34)
陈西滢：闲话	(40)
陈西滢：闲话 (节录)	(42)
陈西滢：闲话	(45)
陈西滢：做学问的工具	(46)
鲁 迅：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51)
鲁 迅：有趣的消息	(57)

陈 源（陈西滢）：致徐志摩信	(62)
李四光：致《晨报副刊》编者信	(68)
鲁 迅：不是信	(70)
李四光：致徐志摩信	(82)
徐志摩：致李四光信	(85)
鲁 迅：我还不能“带住”	(87)

(二)

孙伏园：《语丝》的文体	(92)
岂 明（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	(94)
岂 明（周作人）：失题	(96)
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	(99)
鲁 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06)
林语堂：打狗释疑	(113)

附：

林 放：“费厄泼赖”可以施行了！	(117)
王 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119)
胡 靖：论“费厄泼赖”尚不能完全实行	(125)

(三)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节录）	(130)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节录）	(132)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	(134)
鲁 迅：“醉眼”中的朦胧	(138)
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	(144)
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	(155)
叶灵凤：鲁迅先生	(159)
钱杏邨：死去了的鲁迅	(160)
弱 水（潘梓年）：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节录）	(165)
鲁 迅：文艺与革命（复冬芬先生）	(166)
鲁 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169)
杜 荟：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174)
鲁 迅：通讯（复Y先生）	(182)
钱杏邨：“朦胧”以后	(187)
鲁 迅：文坛的掌故（复徐匀先生）	(199)
鲁 迅：文学的阶级性（复恺良先生）	(201)

(四)

鲁 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206)
郭沫若：创造十年（节录）	(218)

(五)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234)
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246)

鲁 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249)
梁实秋：答鲁迅先生.....	(266)
梁实秋：“无产阶级文学”	(273)
冯乃超：阶级社会的艺术（节录）	(276)
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	(278)
鲁 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281)
梁实秋：鲁迅与牛	(283)

(六)

施蛰存：书目	(290)
丰之余（鲁迅）：重三感旧	(291)
施蛰存：《庄子》与《文选》	(293)
丰之余（鲁迅）：“感旧”以后（上）（下）	(295)
施蛰存：推荐者的立场	(301)
丰之余（鲁迅）：扑空	(303)
《扑空》正误	(307)

施蛰存：致黎烈文先生书

——兼示丰之余先生	(308)
丰之余（鲁迅）：答“兼示”	(311)
攷 立（徐懋庸）：一点异议	(313)
施蛰存：突围（五）（八）	(315)

曹聚仁：论突围	(320)
施蛰存：关于国剿	(322)
元 艮 (鲁迅)：反刍	(326)
子 明 (鲁迅)：难得胡涂	(328)
唐 俟 (鲁迅)：选本	(330)
施蛰存：“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	(333)

(七)

林希隽：杂文和杂文家	(336)
聂绀弩：谈杂文	(339)
鲁 迅：做“杂文”也不易	(343)
林希隽：关于杂文与杂文家	(346)
施蛰存：服尔泰	(348)
鲁 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350)
周木斋：杂文的文艺价值	(354)
施蛰存：“杂文的文艺价值”	(356)
鲁 迅：《且介亭杂文》序言	(358)

(八)

鲁 迅：小品文的危机	(362)
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	(365)
崇 翼 (鲁迅)：小品文的生机	(367)

- 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 (369)
唐 疊：小品文拉杂谈 (373)
林语堂：今文八弊 (377)
鲁 迅：题未定草（二、三） (382)

下 (九)

- 鲁 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390)
徐懋庸：还答鲁迅先生 (402)
徐懋庸：一封真想请发表的私信 (409)
徐懋庸：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411)
徐懋庸：鲁迅先生又有一比 (413)

附：

- 王 荆：鲁迅与骂人 (418)

(十)

- 鹰 隼（钱杏邨）：守成与发展 (422)
巴 人（王任叔）：“有人”，在这里！ (424)
鹰 隼（钱杏邨）：题外的文章 (427)
巴 人（王任叔）：“题内话” (429)
孙一洲（孙冶方）：向上海文艺界呼吁 (433)
孙一洲（孙冶方）：致《译报周刊》编者信 (438)
孔另境等：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 (440)

(十一)

- 丁 玲：我们需要杂文 (446)
丁 玲：三八节有感 (449)
艾 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454)
罗 烽：还是杂文的时代 (457)
王实味：野百合花 (459)
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 (468)
萧 军：论同志之“爱”与“耐” (472)
《文艺报》编者：《再批判》专栏按语 (477)

(十二)

- 秀 才：新年献辞 (482)
萧 军：政、教泛谈 (486)
黄 玄（萧军）：丑角杂谈 (488)
萧 军：抚今追昔录 (491)
塞 上：来而不往非礼也 (494)
萧 军：“古潭里的声音”之一 (496)
萧 军：“古潭里的声音”之四 (501)

(十三)

- 回 春（徐懋庸）：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 (516)
陈其通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520)

马铁丁：何谓“干预生活”	(524)
徐懋庸：对《何谓干预生活》的补充	(527)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530)
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机	(542)
关于“危机”的补充	(546)
巴人（王任叔）：消亡中的“哀鸣”	(548)
范舟：我说小品文要消亡	(551)
《文艺报》杂文问题座谈会记录：我们需要杂文，应当发展 杂文	(553)
马铁丁：论歌德派	(564)
(十四)	
吴晗：海瑞骂皇帝	(570)
廖沫沙：“腊鼓催春”小记	(574)
廖沫沙：“史”和“戏”	(576)
邓拓：欢迎“杂家”	(579)
邓拓：交友待客之道	(581)
邓拓：堵塞不如开导	(583)
邓拓：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585)
廖沫沙：有鬼无害论	(588)
邓拓：说大话的故事	(591)

- 邓 拓：一个鸡蛋的家当 (594)
邓 拓：事事关心 (597)
邓 拓：伟大的空话 (600)
邓 拓：两则外国寓言 (603)
邓 拓：王道与霸道 (606)
邓 拓：为李三才辩护 (609)
邓 拓：专治“健忘症” (612)
邓 拓：“三十六计” (615)
姚文元：评“三家村” (618)
附：
廖沫沙：《三家村札记》后记 (643)

(十五)

- 李 剑：“歌德”与“缺德” (652)
淀 清：歌颂与暴露 (656)
冯健男：排除阻力，团结向前 (660)
巴 金：要不要制订“文艺法” (666)
巴 金：绝不会忘记 (669)
巴 金：“豪言壮语” (671)
章 明：关于“歌德”及其他 (674)
廖沫沙：“歌德”与“缺德”的功过 (682)

严 秀 (曾彦修): 论“歌德派”	(686)
邬华翔: 荒谬的逻辑, 文霸的作风	(707)
(十六)	
巴 金: 说真话	(714)
巴 金: 再论说真话	(717)
巴 金: 三论讲真话	(721)
巴 金: 说真话之四	(726)
巴 金: 未来 (说真话之五)	(730)
巴 金: 《真话集》后记	(734)
冯英子: 真	(736)
章 明: 讲真话与听真话	(739)
张雨生: 话说“真话”	(744)
李庚辰: 真话与真理	(747)
宋志坚: 说《茶杯上的把儿》	(750)
章 明: 再读《讲真话与听真话》	(753)
楚 怡: “真话”与“真实”	(757)
王 荆: 讲真话的困惑	(761)
(十七)	
李不识: 何必言必称鲁迅	(768)
邢孔荣: 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770)

- 王得后：《论鲁迅的创作生涯》读后感 (788)
林默涵：战士与苍蝇 (799)
陈漱渝：不要恣意贬损鲁迅 (802)
王 荆：论“鲁货” (805)

(—)

闲　　话

陈西滢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

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

“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职俱为自治会会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则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

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原载 1925 年 5 月 30 日《现代评论》第 1 卷第 25 期）